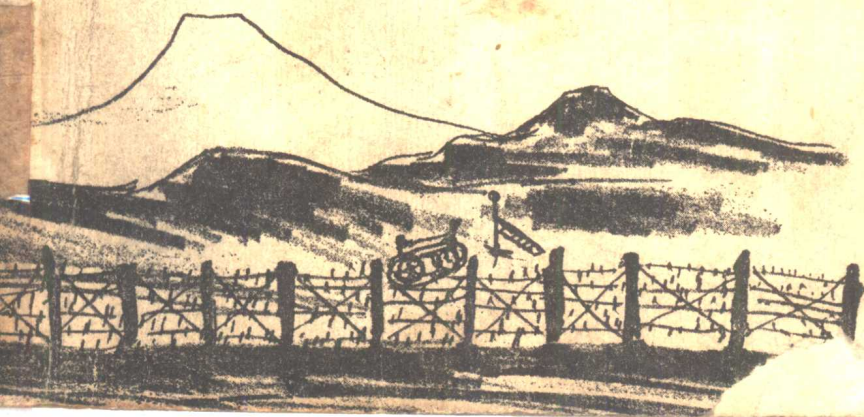


跑道

中本高子著

金福譯



道 經



跑 道

〔日〕中本高子著

金 福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中 本 高 子
滑 走 路

本书根据东京宝文馆 1958 年版本译出

跑 道

原 著 者 [日] 中 本 高 子
翻 译 者 金 福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12 7/8 字数：284,000

1962 年 11 月第 1 版

196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统一书号：10078·2093

定价：(九) 1.35 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日本人民反美斗争的小说，它是根据事实写成的。东京附近的立川基地（在小说里称T基地），是美帝国主义在日本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美军为了要把这里扩建为核武器基地，于一九五五年五月宣布将基地内的跑道延伸二千英尺，并通过反动的日本政府，发出了征收土地的命令。这一件事引起了当地农民的极大愤怒，他们立即团结起来，组成了斗争机构，坚决拒绝政府派人前来测量土地。小说中生动地描绘了自六月以至十一月之间一连五次的斗争，武装的警察部队竟使用了暴力来镇压，以致在农民中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农民在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工人弟兄的支援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反动政府的测量工作无法顺利进行。

小说作者中本高子曾亲自参加过这一斗争，她准备以这一题材写成三部有连贯性的小说，《跑道》是其中的第一部，第二部《火凤凰》亦已完成刊行。

目 次

跑道的扩展	1
基地的正对面	6
战争责任	18
“跟着时势走”的人	33
特殊技术人员	44
花环与铁丝网	57
必须负起重任	73
历史是我们的先生	86
脱退者	99
最初的冲突	108
人生的度量	125
新的生命	137
龟裂	148
希望照耀着未来	159
风波	193
还有着光亮的时候	218
魔手	241
碑铭	258
通宵达旦	297
画饼	318

勃拉伊思訪問日本	327
大地——母親	343
青春	359
人類的尊嚴	376
作者后記	399
譯者的話	401

跑道的扩展

这一年，已经是樱花散落、嫩叶满枝的五月初头，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可是，从根本上摧毁一家的生活的问题，也正就发生在这一天上，这一点，野边光枝又哪里预料得到呢。

光枝从高等学校①出来以后，一年已经过去了。她那被太阳晒成小麦色的脸，生得淳朴端正，一对双眼皮的大眼睛，闪耀着智慧的光亮，那红得几乎可以燃烧起来的血色，显示着一种野性的热情。和刚走出学校时完全不同，现在她更加成熟了。在这个生气勃勃的姑娘身上，不知什么地方具有着一种吸引人的力量。村子里的小伙子们，见到她都要有意地看上一眼。

光枝对这些人却全不在意。不过，在内心深处，她也未始不为自己这即将开始的青春描绘着一些空想：有时候是灿烂的希望，有时候却是孕育着暴风雨的阴影。她身体里那股青春的热血，无意识地正在等待着喷射的时机。这里面也包含着这样一种冲动：在什么时候来一次伟大的冒险。

去年刚从高等学校毕业时，她几个在T基地干活的哥哥曾经提到那里有工作的机会，但正巧那时候母亲有病，为了照顾母亲，她也就这样拖拖拉拉的在家里留下来了。现在是除草啦，翻土啦，田里的事情也帮忙做着。太阳没遮没拦地把光和热照射在她的头顶上，在这种热力之下，她勤勤恳恳地劳动着，笑着，唱着，生活得一点儿也不感到乏味。

最近，光枝终于又想找个机会出去工作了。一方面，母亲的病已经痊愈，而且能下地工作了；另一方面，家务事情，照顾起来也是没有完的，无论如何，不投身到那无边的海洋似的社会里去，也是不好的。在学校时代曾经当过长跑选手的光枝，这时候心底里涌起了一股旺盛的斗志。在家庭的篱笆以内，不过是五十步到一百步的范围，它给家禽散散步还合适，但作为一个年轻姑娘的活动场所，却是太狭窄啦。

“看来，我还是非独立不可……。一切就看今后啦！”她嘟哝着下定了决心。

可是野边家里，三个哥哥都在基地里工作，父亲积劳成疾，至今还休息在家，所以，地里的事情，全部由几个女人家来做。这一天，光枝又到地里去帮着给旱稻播种。看着母亲、嫂子和姐姐茂子那种干活的劲儿，她也利落地干着。

在回家吃午饭时，半路上，光枝又到离得不远的好朋友泉纪代子家里弯一下。

“明天过节，我们一块儿上T市的白鳥座去看电影好吗？”

“好极啦，我也正在这样想着哩。”纪代子平时有些靓丽，但还是开朗地微笑着这样回答光枝。这个女孩子在教会中学毕业以后，由于某种原因，就呆在家里帮忙料理家务。因此，她和光枝两人也自然地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她比光枝只小一岁。

光枝跟着就回家了。一路上，她心里热呼呼的，一直在想象着明天的电影。她也弄不清，为什么自己总是那么喜欢对遥远的未来作种种的想象，喜欢那种不怕涉险的精神，喜欢对被命运作弄着的痛苦的人们表示同情。此外，她对音乐更是比什么都

① 日本的高等学校，相当于我国的高中或大学预科。

喜爱。

午后三时，前屋的食桌上照例摆着茶，光枝和家里的人们正在笑嘻嘻地喝着。这时候，抱病前去祝贺村长当选的父亲，脸色大变地回来了。“啊呀，事情不得了啦！我刚才在浜崎村长家里看到供应局^① T市事务所的山添所长，他说T市飞机场的跑道要向网岛村^②的方向延长二千呎。在延长的跑道东西两边各八百呎幅度以内，直到二日市街道为止的土地，都将被征用，街道北面一千呎以内，也将被指定为建筑物限制区。你们看，我们的家就在现在的跑道的尽头，这样一来，我们的田地，我们的家屋，全部完啦！”

久助这样说着，颓丧、乏力地在门槛边坐了下来。

光枝一家人受到这个晴天霹靂的冲击，一时都屏息着，脸色都发青了。就是象光枝这样一个在人生和生活上都不曾有过任何负担的人，她所有的希望也被这一句话完全毁灭了。

在这种情况下，光枝虽然已经约好了纪代子，但已不再想看什么电影了。出去工作的念头，仿佛也被浇上了一盆冷水，她的命运的指针，已经被拗折过来，在角度上起了很大的改变。

对这一家人来说，失去了田地和家屋，生活也就连根被摧毁了。虽然光枝还有三个哥哥在基地里工作，但没有了土地，生活终究是不可想象的。网岛村虽然是东京近郊的一个纯农村，但在战后的年月里，到这里来找房屋、土地的人也是年年有所增加。在这种时代，如果失去了现在的家屋，别处就再也找不到居

① 原文为“調達局”，是日本政府专给驻日美军提供物力、人力的机构。

② 这部小说里的T市，实际上是指东京附近的立川市（参见《译者的话》），网岛村实际上是指砂川町。日本的地方行政区划，在县以下还有市、町、村三级，这里的町相当于我国的镇，因此小说里的网岛村，实际上是一个镇。

住的地方啦。

脸色铁青的光枝不由得打着寒噤，好容易总算叹了一口气。她向四周看着，一家人都是默不作声，还没有从沉重的打击中复苏过来。从母亲、嫂嫂以至茂子，都是垂头丧气，茶也不喝，麦粉做的点心也不想吃。这些负着生活重担的人们，一个个都受到了眼睛所看不见的力量的沉重打击。

光枝惊醒过来，她回想着。不错，在记忆的角落里确实有着这么一些淡薄的印象：从去年年底开始，在本地的人们中，确实有过T飞机场的跑道要延长的谣言。可是，到了今年四月新年度^①开始时，还是没有什么动静。想不到这件事到今天果真提出来了。

“今天是五月初四吧？”久助这样嘟囔着。他坐在门槛边，抱着胳膊，闭目沉思。这个身材瘦小的老头儿，今年六十岁，由于战后这十年的艰苦生活，身体已虚弱不堪了。

“真有这种事情。今天趁着庆祝村长当选的机会，终于在村长家里把这句话公开了，可见过去是一直在等着机会哩。供应局……”

听到久助在这样独自嘟囔，母亲菊野也终于把头抬了起来。这一张沉浸在忧虑和不安中的脸庞，由于不断的劳苦生活，看起来要比她那五十出头的年纪老得多了。她向久助问道：

“那末，村长先生怎样回答的呢？”

“到底还是浜崎村长。终究是我们选出来的啊^②。‘这是私

① 日本编制国家预算的财政年度自每年四月一日起至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② 日本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各地都设议会。地方行政首长及各级会议员由当地居民直接选出。

人的住宅，请不要在这里谈这些话，’村长就这么干脆地把它顶回去啦。”

“可是，今后怎么办呢？”

母亲眨着眼睛这样问了一句。她轻轻地叹息着，把望着久助的眼光移向了别处。今年，正巧是停战以后的第十年，还以为今后大概可以透一口气了哩，哪里料得到又发生了基地扩张的事情。

久助再也安定不下去了。他支着一根拐杖，拖着摇摇晃晃的身子往外走。一定是和什么人去商量了吧。

坐在食桌面前的嫂嫂也好，茂子也好，谁都站不起来了。光枝很想说些什么，但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母亲难过地抱着头。大家都明白，生活已经连根被摧毁了，但是怎么办才好呢？一时之间谁也想不出一个办法来。这时候，在中学已经读到三年级的千代子还没有回来，要是她听到这件事，真不知道要怎样吃惊哩。她是准备明年考高等学校的……

T基地将扩展到网岛村，受到打击的，当然不止野边这一家。

因此而被夺去土地的，在四家村、五家村这两个小村子里面约有一百二十户人家。于是人们辗转相告，就象一种连锁反应似的，这件事就在这两个小村子的居民之间传开啦。

基地的正对面

光枝家里，为了长兄的儿子常雄的关系，还是摆设了五月人形^①，屋外还是挂起了鲤鱼的旗帜^②。不过，这些节日的风俗，也只好是一个形式了。母亲虽然在说明天要做柏饼^③，但恐怕也只是说说算了。

光枝蓦地从家人中站起来，到院子里去了。她什么事也没有做，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做起才好，只是信步在院子里踱着。

围在家屋四周当垣篱的松树，下房旁边那些高大的榉树，以至地面上角落里的杂草，凡是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引起光枝的深思。她平时从来也没有去注意过它们，但今天，它们却深深地激动着她的感情。

尤其是正屋前面大院子里的那棵枫树，对这个家庭来说，更有其重要的纪念意义。十年前——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深夜开始直至二日黎明的大空袭，烧夷弹象下雨似的倾倒下来，把这五家村和旁边的四家村都变成了一片火海，光枝家的房屋也着了火。当时，院子里的这棵枫树，右面的半部全被烧坏啦。可是，到了第二年春天，它却又长出了幼芽，虽然是比其他的树木迟了一些。

那一次空袭之夜，光枝和妹妹千代子眼看着已经起火的家屋，是最后才牵住了久助的手逃出来的。第二天早晨回去一看，家屋已经成了一片焦土，什么也不剩了。久助伏在地上哭起来，

忍饥耐寒辛勤劳动积聚下来的东西，已经全部完啦。

那时候，光枝的家还是佃农，包括祖父母、父母及九个孩子，一家十三口，就这么变得要住没有房屋，要穿没一块布片，要吃连一粒粮食都没有了。剩下来的，只是还在冒烟的废墟，和尽是弹坑的土地而已。

久助拭干眼泪，茫然地呆了一会儿，但终于还是站起来叫喊道：

“无论如何，土地还在。只要有了土地，也就能发芽。我们终究是农民啊！”

被久助这样一叫喊，大家才算惊醒过来。于是，从附近村子里的亲戚家，分别讨了些麦面或山芋，又从路边掘些藜蕨或野草来吃着，一面就重新锄地，播种。播下的种籽苞出了幼芽，长出了叶子，久助环顾这些田地，嘟哝着：

“种籽没有了还有地方好找，但绝对不能没有自己的土地啊！”

同时，久助又从亲戚朋友那里要到了些木材啦，木板啦，竹子啦，把它们积聚起来，盖了一所仅能供这十三口人的家庭避避风雨的小屋子。（现在的正屋，则是那以后五年才造的。）

八月十五那天，战败成了定局。不再有战争啦，光枝和千代

①、② 日本习俗，家里有男孩子的人家，到端午节日，室内要摆设“五月人形”，屋外要悬挂鲤鱼旗。人形有的是木彫，有的是陶制，大小自数寸至一尺余不等，多数为武士打扮，外穿甲冑，是古代尚武精神的遗风。鲤鱼旗则是以纸或布制成和鲤鱼一样的形状，在屋外门口竖一竹竿，将鲤鱼旗悬挂在顶上，家里有几个男孩就悬挂几条，表示对男儿前途祝福的意思。

③ 柏饼是日本人在端午节吃的一种糕饼，用米粉制成，中间有馅，外面用榊树叶包裹，蒸熟后食用。

子都快活得跳起来。当时那种高兴的情景，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哩。

久助对将来的光明前途也满怀希望，他抗起锄头领了三个儿子上地里去，流露出信赖和爱抚的眼光向他们说：

“越是好好的对待土地和妻子，便越会获得更多的财宝！”这句话原来就是他的口头禅，也是他从人生经验中得来的坚定的信念。

那一年的秋分前后，久助工作得累了，横倒身子就在草丛中躺下来，一只耳朵贴住了地面，他蓦地跳起身来，对菊野说：

“听见啦！这一定是祖先在讲话啊！他们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啊！……”

光枝当时还在小学念书，她在一旁被父亲这种异常的神经气质弄得莫名其妙，但却无法领会这些话的意义。可是，今天回忆起这种情景，猛然觉得父亲的心好象在自己的血管里跳动着。

光枝正好想到这里，但见泉纪代子脸色大变地来找她了。

“光枝姐，你听见了没有？基地要扩张的消息……那可真是糟啦！”

“是啊，真的糟糕啦！怎么办才好呢？”

两个人的脸上都显露着深深的困惑的表情。

纪代子的父亲是T基地里的工人，家里仅有很少土地，由母亲照料着。她们的地 and 家屋，都在二日市街道北侧的建筑物限制区里面。

正巧在这时候，一架军用飞机从附近T机场的跑道上飞起来，仿佛要摔下来似的，带着猛烈的暴音就在两个人的头顶上掠过。抬头一望，连旋转着的螺旋桨都看得清清楚楚，它仿佛要把树梢切断似的一擦而过，站在下面的人只感到身子都被震动

得摇晃着，不但耳朵震得发聋，简直连内脏都要被它搅乱了。

光枝和纪代子屏息着熬过了这一瞬间，然后肩并肩地从家屋旁边的田岸小道上走去，一直来到了以带刺铁丝网栏着的T基地境界的外面。铁丝网的那边，一条五千呎的跑道从南海邇而来，象一条灰白色的阔带似的笔直地伸展着，地面上非常整洁。就是因为有了这条跑道，每天从早晨三、四时开始直到夜半十二时，军用飞机不断地在这里起飞、降落。在这战后的十年里，每天都是如此。

现在，据说这条跑道又要向网岛村的方向展延二千呎了。光枝和纪代子正在这样望着时，一架“环球霸王”又从跑道那边滑走过来，等到将近铁丝网的地方时才离开地面，擦过铁丝网腾空而去。从那四只发动机里发出来的暴音，使人不得不感到耳聩难受。这就是所谓C-124运输机，正象是一只怪鸟似的，两翅遮得住整片天空，它的肚子里，可以运载全副武装的士兵二百人。

等它过去以后，光枝和纪代子就在耳鸣目眩中，向展开在面前的T基地望着。以跑道作为中心，这个飞机场简直象是一片平原似的，可以一览无余。在这铺着碧绿的草地的平原东端，排列着美军的建筑物，它们的中央是一座灯塔，灯塔的对面有着大大小小的飞机和一座座飞机库，在这平原的西边，还隐约可以看到各种设施的建筑物。轰轰不断的发动机声音，震撼着这片广阔的大地。一到晚上，飞机场的四周但见一片灯光，那样子真象什么港口一样。这里，简直可以说是一处没有海的军港。

纪代子一面瞭望，一面叹着气说：

“基地已经这么大啦，你看……还说扩充什么的！”

“真是，扩充基地，人家的田地和房屋都被夺走啦，我们两个

虽还没有成家立业，可是怎么办啊！”

“大人们真不知道怎么焦心哩！”

“我爸爸刚才气喘吁吁的出去啦，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哩。”

光枝这样说着，心里却在回想着美国空军以及它进驻T基地时的情景。那是战败后第二年的四月间，正是上一年秋天种下去的麦子刚才抽穗的时候，占领军一到这个地方，就突然在荷枪实弹的宪兵监视之下，开动推土机进行翻掘农地。T基地从大正五年^①以来就是日本陆军的飞机场，所以美军就把它接收了。“举手！我们是占领军！”那时候简直就是这种态度。

当时，不论村公所或是土地的所有主，事先都没有接到过任何有关征用土地的通知。本地的农民们一时骚动起来，可是左也走不通，右也走不通，对手是拿着枪的占领军啊。而向着这种对手，真是动也动不得。农民们只好眼看着自己的麦田和桑苗在推土机下面翻掉，每个人的脸颊上都禁不住淌下了眼泪。

此后一直到昭和二十八年^②，T基地又陆续吞噬了网岛村的不少农地。十年前那种痛苦的记忆，至今还清楚地浮现在光枝的脑海里。

五月六日，被T基地预定为扩充地带的四家村、五家村二个村庄，每户都派人来到五家村的公会堂里进行会商。

久助参加了这次会议后回来向家人们说：

“首先，反对扩充基地，这一点已经决定了！要侵犯土地，任何地方都不答允！为了贯彻反抗斗争，村子里成立了几个小组

① 公元1916年。

② 公元1953年。